

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成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日和謹警敵人且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其言以告而知也惠嗣公使人偽闢市闢市呵難之因事闢市以金闢市乃舍之嗣公謂闢市曰其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闢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

韓非子卷之十一

韓非子卷之十二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匪十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不怨也明危坐子臯車雖刑之有不怨之

王不知不功故胎卯五乘而履屬即西東止齊大矣而王唯登之五乘上不過任臣功大實薄猶富而人而履屬也

郭牙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難志矣

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駭行必得所利而駭難者簡主之相陽虎

小臣當即充指願之投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便者是亦失士也

賊朝堂在燕當飲今李孫一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而禁如此雖神不行況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毀如此非堯乎夫為門而不使入如無門也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亂之所以產也門不利不使進亂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

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王用左右故也

鄴足以知之治事之君乃迎而射獲此是知左右能為猶盜嬰兒之矜棄與明危子榮衣

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宣王之患耀馬也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寵充無即則臣下侵偏說在苗貴豈非獻伯孔子議晏嬰數伯為相妻不衣芻屨故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故有三歸以其大德而出入之容嬰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

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及其得罪而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朋黨相和臣下得警樹私謀者及得其利也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孤之公此二人皆以避于外不避陽虎而簡主以為私棘非所以言已舉亦同之也

教國也主云所舉官已與棘棘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

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父子好言善必危身而禍及父也子產忠諫子國難怒國怒曰夫難於父也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單為鄭令其歸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則人足所踴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踴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踴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踴子之足是子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踴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

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謂若行步危故曰明危也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車

又有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翟黃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黃而謀得果且伐之臣薦樂

辛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尚薄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

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以五乘使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復躡報大功為羸勝之人履草履也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察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慈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年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

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

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手公曰能以斷為政行大事乎公曰故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以國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速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立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

國舉兵攻用兪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餓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今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畔也恃吾不可畔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不能得則彼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亮

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之非一足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陂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也故可愛也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三文王伐崇至鳳黃墟戰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王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李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夫於莊也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

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故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門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黍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大美吾將何屬以履之履所當席大美則更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不又當美之美水美不已則居上顯有所貴也妨義之本也

賈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股桎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賈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戎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惠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

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情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情對曰博者貴集勝者必殺集殺集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

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琴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

民治下也寧使民治上治上則中效四鉅者齊之居士薛若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慈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其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爾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約因重飲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

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畏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物所齊有狗盜之子與則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

吾父之衷獨有尾言來尚有所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夫袴則足者不袴雖其冬與無所換失也子綽曰人莫能在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諂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懼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駒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其實少雖無懼亦不可得也

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群清潔於貧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墜草切邑切八也所食之辟地生粟臣不

如審武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直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蔡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日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水向曰子無二馬二與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與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馬夫爵祿旗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與二乘中大夫二與一乘

下大夫一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之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繫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之故可與也又何賀管仲相齊曰臣貴矣

與之故可與也又何賀管仲相齊曰臣貴矣

與之故可與也又何賀管仲相齊曰臣貴矣

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白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棧車也北馬羈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悅而笑曰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

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卷之十二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令得其意攝叔向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主也不利其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于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適日暮安暇語汝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